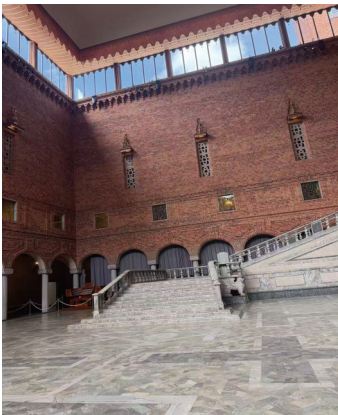


斯德哥尔摩

蓝厅不蓝

斯德哥尔摩的夏天，阳光原本就淡。从市政厅大门进去，光线一收，到了室内就更敛了。

我们一行十六人，仰头站在大厅中央。导游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士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指着高处说：“八百万块砖，每块七公



斤，垒成这座北纬六十度的殿堂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阳光正从窄窗里斜切进来，落在褐红色的砖墙上——那颜色暖极了，像老式壁炉里将熄未熄的炭火。

“这儿就是蓝厅。”

有人忍不住笑了：“蓝厅？蓝在哪儿呢？”

导游也笑，说每个初来的人都这么问。1911年动工，建筑师奥斯特伯格原本想贴满蓝色马赛克。可等主体落成，褐红的砖在日头下泛出温润的光，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，后来决定不贴了——蓝是天空的颜色，可这座大厅，要装的是人间的夜晚。

但“蓝”字却留了下来，明知道错了，也不想改。

每年12月10日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晚宴在这里摆起来的时候，一千三百位宾客走进这个

名叫“蓝”，却红彤彤暖烘烘的大厅，大约也没人留意——一百多年前，建筑师在阳光下犹豫的那一瞬，替这座寒冷的城市留下了一些什么。

而真正让人脚步慢下来的，是那段楼梯。二十七级，灰色大理石，从二楼金厅缓缓铺向蓝厅。每级三寸高，一尺宽，看着不起眼，走上去却稳当得出奇。我和同行的余老师好奇心起，将我俩的手机首尾相连搁在台阶上——竟还空出半个机位来。这阶面宽得有些奢侈。

导游还告诉我们，这段楼梯叫爱莎台阶。爱莎是建筑师的太太。那时候，为了让盛装赴宴的女士们不必低头看脚下也能平稳行走，他便让爱莎换了曳地长裙，走上去，走下来……她走了多少回？没人知道。只听说

最后她站在他面前说：“脚下很稳，很舒坦，不用看路。”后来，设计师还在对面红砖墙上刻了一枚小小的星记，下楼时，将目光落在那颗星上，脖颈自然就抬起来了，整个人端然、从容。

我沿着爱莎台阶走上去，又走下来。目光平视出去，想象那枚星记在烛光里一闪一闪，想象爱莎提着裙摆，一趟一趟地走——不烦，不急，从容，淡定。

百余年了。获奖者、王室、各国政要，打这二十七级台阶上缓缓走过，万众瞩目。人们赞叹思想的光，却未必知道，这光底下有一枚小星，悄悄托着每一个人的体面。如今，这段楼梯每天被无数游客踩过，如果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想必一定会走得慢一些吧。

这种对个体的在意，不只建筑师一个人。蓝厅落成后，大家

想为建造者们留些纪念。他们没有刻国王的名字，也没有刻设计师的大名，而是选了工地上干活最卖力的一个年轻人，照他的样子雕了头像，镶在墙上。还有一个搬运工，每天收工后准时送来啤酒，用他的幽默替大伙儿卸下一身的疲乏，大家便请画家为他画了肖像，挂在蓝厅入口旁侧——这样的温柔，不必声张。

每年的诺贝尔晚宴，诺贝尔奖得主、王室成员、各国政要进入蓝厅之前，都要先经过这两个普通人的面容。

出了市政厅，梅拉伦湖的风迎面扑来，带着水的凉。回望那座红砖建筑，在傍晚的光线里温温地红着。一百年了，蓝厅不蓝——而那个名字里的“遗憾”，像台阶上多出的半寸宽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够一个人从容地走。



高琍玲 制造业从业者，旅行、咖啡与文学爱好者。

墨尔本

长大的一瞬间

妹妹刚高考那年，父母打算带她一起来澳大利亚找我，早早就办了手续，也订了机票。临行前一周，母亲下楼梯摔伤了脚踝，妹妹只能一个人照原计划出行，我们也都支持她。



妹妹从小就很独立，初高中多次和同学去过港澳，出行没问题。唯一麻烦的是，机票是不同航空公司的联程，要在新加坡樟宜机场出境取行李，再重新入境，办理下一程登机手续，这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

爸爸整理好详细的转机攻略，给妹妹讲解，我也向代理商确认了凭机票和澳洲签证就能办过境签，和妹妹说好随时在群里联系。

妹妹落地新加坡后，发了在樟宜机场的照片，还夸了父亲做的攻略，我们都放下心来，群里也安静了。她凌晨四点发了一张在登机口的自拍，暗示自己顺利完成转机，我到早上才看到。

第二天中午我和妻子在墨尔本机场接到了妹妹，她这时候

还说一路都很顺利，直到晚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问我妹妹有没有平安到家。我这才知道她在樟宜机场被海关带进过“小黑屋”。

妹妹睡醒后，在我逼问下，她才说确实出了点“小状况”。

在海关出口，妹妹和带着口音的签证官交流不畅，她说自己出境是为了取行李再转机，但签证官认为她的行李已经直挂墨尔本，不给她发过境签，要求她站内转机，如果当时妹妹直接转机，行李肯定会滞留在新加坡。第一程同飞机的一位华人阿姨目睹了整件事，她帮着妹妹解释，但是因为自己也要赶去悉尼的飞机，没有太多时间。而且签证官揪住行李问题不放，明显是故意刁难。

当时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，妹妹怕打扰我们，谁都没联系，她一直用翻译软件和对方便理论，之后还被当成怀疑对象关了起来。

在“小黑屋”里，妹妹要求华人官员协助，还逐张解释自己的材料，最后查到行李确实在提取处，海关只好放她通行。

妹妹讲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云淡风轻，我问她为什么出事后不跟我们及时联系，她说事情自己能解决，不想让家人担心；我问她当时有没有哭，她说自己没做错，哭解决不了问题还丢人；我又疑惑她怎么有空拍机场的照片，她说照片是网上找的，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。

说完她就去给那位悉尼阿姨回电话，留下我惊讶于她的周

到。

我想起妹妹十多岁的时候，曾跟风送母亲一本《让妈妈生气的十个办法》，让母亲哭笑不得，很多年后，我发现她还在看这本书，问她是不是还想气母亲，她却说只有知道怎么让母亲生气，才能知道怎么做不让母亲生气。

小时候我们总把自己的事看得很重，不管好坏都告诉长辈，让长辈分担，长大之后才懂得体谅父母，为了不让长辈担心，学会了自己默默承受，变得坚强隐忍。

那时距离妹妹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月，妻子说要在她回国前给她办个成人礼，我同意了，但也认为不管办不办仪式，妹妹都已是成熟的成年人了。

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，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，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，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苏州

剑池留墨

又一次来到虎丘。一方冰冷崖壁上，“虎丘剑池”劈面撞入眼底。藏锋芒于温润，守方正于从容，是一眼就能辨识出的颜体气度。

虽有考证认为今存石刻出自北宋蔡襄与明人补刻，民间也

有一个说法：“剑池”是唐颜原刻，“虎丘”是明万历年间补刻的，所以叫“真剑池、假虎丘”。但千年以来，世人仍愿相信这几个字，出自颜鲁公之手，那是大唐留给苏州最端庄的笔墨。

颜真卿13岁那年，随外祖父殷子敬迁居苏州，一住就是十二年。姑苏水乡温润内敛的气韵养人，人写字，字见心，心照千古，这就是为什么颜字刚而不狠、厚而温润。

后来他离开苏州，北上求仕。半生风霜淬炼傲骨，从文弱文人成长为护国孤臣。

我盯着石壁上的字，试着还原那一天。安史之

乱刚过去七八年，花甲之年的颜真卿站在我现在站的地方，衣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那天云岩寺方丈陪着他走到剑池边，求他留字。方丈恭敬地铺开纸，颜真卿提笔落墨，不疾不徐。

大历七年（772年）冬天，颜真卿去湖州做刺史。湖州离苏州的平望近，他来过好几次。他写过一首诗：“登楼试长望，望极与天平。际海蒹葭色，终朝凫雁声。”他把平望这个地名，拆开了，藏在两句诗的尾巴上。那个写了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”的烟波钓徒叫张志和，和他游平望。酒后，张志和说要走了。湖面上铺一张席子，坐上去，举杯大笑，越漂越远。

我的目光从“虎丘”移到“剑

池”，两个字之间隔了一道石缝。他写“虎丘剑池”之前，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。天宝十四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山河破碎。颜氏一族满门忠烈，堂兄颜杲卿壮烈殉节，宗族三十余口同日殒命。颜真卿后来派人去河北寻找遗骸，只找回堂兄的一只脚和侄子颜季明的头骨。50岁的他对着那几块骨头，写了那篇《祭侄文稿》，满纸悲愤，下笔如刀。

他早年的字，笔尖走得轻，像初春的树枝，劲道藏在里面。后来不一样了。他开始取法篆籀，腕力渐沉，那支笔就像突然有了骨头。从清瘦到丰腴，从单薄到沉雄。

建中四年（783年），朝廷派人去叛将李希烈的军营劝降。满

朝文武都知道这是死路，没人敢去。74岁的颜真卿站出来说，我去。颜真卿被囚禁两年，兴元元年八月初三，叛军诈称有敕赐死，颜真卿识破，厉声痛斥“逆贼何敢称诏”，随即被缢杀。

暮色重了，我转身向虎丘外走，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四个字。它们还在那里，不声不响。颜真卿写这四个字的时候，不知道15年后他会殉国，亦未曾预料，自己从容的笔墨，会在千年后治愈无数后人。

我忽然明白了，颜真卿这一辈子，其实只做了一件事，把“立道、行义、济世、修身”这八个字，从纸上搬进了生命里。这是中国士大夫念叨了千百年的东西。字立千年，骨传万代。



王云燕 江苏省作协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代表作有《梧桐映双城》《答爱问情》《谍恋花》《谁的爱情绚烂了那座城》《居里夫人》《曾国藩》等。

